



戰鬥在洞庭湖畔

王以平等著 陳白一等插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戰鬥在洞庭湖畔

王以平等著
陳白一等插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長沙

書號：(港)037B〔文藝〕

戰鬥在洞庭湖畔

著者：王 以 平 等

插圖者：陳 白 一 等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—號)

長沙市宣字公証

印刷者：湖 南 印 刷 廠

長沙市機錫中街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 湖 南 分 店

開本：1787×1092 1/32

印張：2 3/8

字數：45,000

1955年8月第1版

195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200

定價(元)二角一分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集子，收輯了反映一九五四年洞庭湖濱人民防洪搶險的小說三篇，反映修復洞庭湖堤垸這一巨大工程的小說七篇。這些作品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刻劃了濱湖人民在戰勝洪水的戰鬥中，忘我犧牲、機智勇敢、艱苦勞動的英雄形象。

目 錄

護堤·····	熊春祐	(1)
七級風·····	朱力士	(9)
風暴來了·····	王以平	(15)
風雪夜渡·····	劉 澍	(20)
火熱的心·····	王以平	(27)
夜宿總隊部·····	朱力士	(35)
湖上風雪·····	王以平	(40)
挖泥船上·····	陳 燕	(50)
鄉長·····	王以平	(62)
梅姑兒·····	文憶萱	(69)

護 堤

熊春祐

幾天暴雨，湘江水像發了狂似的衝下來；盆子大一個的漩渦，擦着堤岸往下翻，翻得“嗒嗒”地響。

天煞黑了，劉文站在堤上，一種格外疲勞的感覺，在襲擊着他。一雙熬起了紅血絲的眼睛，一眨一眨的，眼前的東西，彷彿都在旋轉，身子也像就要倒下去。這時，劉文天真地想：“世界上最好的享受，怕再沒有比睡覺要好的了，哪怕只躺一陣子，也是多麼舒展。”夜的黑幕越伸越開，江水在劉文的身邊翻滾着，長堤上的火把，東一處，西一處，英雄的人們正在向洪水緊張的搏鬥着。劉文心裏一震，嚴厲地命令自己：“我不能睡，我要堅持！”他覺得纏人的瞌睡怪討厭的，緊咬着嘴巴皮子，嘴唇上現出了一道牙齒印，眉毛向上翻着，睜着眼睛，望着那很遠很遠的地方，看樣子他在想竭力驅散過度的疲勞。有幾次，眼光掃過橫堤上，橫堤上黑得不見人，於是扯開嗓子喊了一聲“劉老滿！”沒人回聲，又喊了聲“許老三！”，也沒人回聲，只有江水嘶嘶地叫着。

他點亮了巡堤的馬燈，檢查了一下手電，把鉞、鼓檢放在自己身邊，嘴裏輕輕地罵道：“搞鬼，連許老三也不來了。”便面對着橫堤上坐了下來。人一落坐，好像一捆抽了莖的稻草一樣，瞌睡便跟着襲擊過來了，起初還心裏明白，眼睛半睜半閉的；一會兒，控制不住了，“呵欠”一打，人跟着便朦裏朦糊地栽起瞌睡來了。這時，橫堤上來了兩條黑影，走在前面的是二十多歲的許老三，後面跟着愁眉苦臉的劉老滿。當兩人走近劉文的身邊時，他睡得

很甜，一點也沒覺察，許老三不曉得他在栽瞌睡，便說：“劉文哥，等得不耐煩了吧，我給你把劉老滿找起來了。”

劉老滿臉一紅，見劉文沒有做聲，才放下心來，接着便說：“組長，你就在這裏想麼子，是掛牽屋裏吧？”這時，劉文瞌睡沉沉地嚥了一聲。許老三走近一步，不覺失聲笑道：“原來他坐着睡着了。”便隨手扯了劉文一把，劉文身子動了一下，像是醒來了，可是眼睛沒打開，用手打脫開許老三的手，嚥了兩聲，隨着又栽他的瞌睡去了。

“怪不得他有這大的瞌睡，四天四晚他都沒眨眼睛。人家休息他不休息，人家忙時他更忙。今晚我們兩人去算了吧！”許老三見劉老滿皺着眉頭，就幫劉文解釋着。

劉老滿毫不體諒入地截上來道：“他不去，我就該去麼？”

“那……賊醒他去吧！”許老三望了望滾滾的江水，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。接着，笑了笑說：“讓我來嚇他一嚇。”便故意驚叫道：“組長，不好了，穿土眼了，快……”劉文一驚就醒來了，跳起來，把眼睛一擦，急問：“怎麼？穿土眼啦！快！走！”隨手把鐵抓過來。許老三早笑的合不上嘴。劉老滿本來不笑的，見了劉文這副着急的相，也忍不住笑了。劉文一時搞得摸不着頭腦，等到問清真象，自己也笑了，但隨着又板起面孔說：“要到這時候才來，走吧！巡堤去！”劉老滿嘟囔了一句：“屋裏的東西不檢場怎麼行，水來了搶也搶不贏啊！”

劉文沒聽清他的話，老早跨到前面去了，許老三挎面巡堤鼓緊跟着，劉老滿無可奈何地拿把鐵趕了上去。三個人便一步套一步地在堤上巡視着。他們走不上七八步，便“通通”地敲兩下，人們會從他們這兩聲清脆的鼓聲裏，感到一些安慰，因為，這是大

堤安全的信號。

洪水還在漲，眼看快平堤了。垮鼓的許老三望着渾黃的洪水，心裏七上八下。他想：暴學剃頭，就碰個絡腮鬍子。今年才參加了互助組，作年好禾，又碰上了出世沒見過的大水。原來許老三未參加互助組時，說互助組是個白皮紅心蘿蔔，表裏不一樣，參加後，眼皮子才慢慢地沒先前那樣淺了，禾也作肥了。他們這組的組長，就是劉文。劉文是個共產黨員，爲人大公無私，春上許老三入組，田底子不肥，他把自己的糞勻了十担把許老三，因此許老三的禾，長得一鉢子大一莧，許老三每看到自己綠油油的好禾，臉上便堆滿了得意的笑，人家一提起他們的互助組，心裏便甜滋滋的。劉文講過，互助組在秋後要爭取轉社；可是現在一潰口，什麼都完了！他想到這裏，打了一個冷噤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該不得倒大圈子吧！”

“不得的！”劉文憤怒地望了江水一眼，嘶着嗓子說：“天塌大家頂，水來大家擋，我們人力能勝天嘛！”

劉老滿聽了講“人力勝天”，冷冷地瞟了劉文一眼，心裏不以爲然。這樣大的水，是時撞時、刻撞刻的時候，十有九會靠不住。偏偏翻騰的江水，像在對劉老滿示威地嘶叫着，他一雙眼睛便不覺離開了堤綫，望着那隔了很遠的自家屋裏去了。他看見自己屋裏還沒熄燈，不曉得屋裏人把東西檢得怎麼樣了，樓裏的猪趕上了堤吧！樓上的穀檢好了吧……，越想心越亂，脚步不覺停了下來。劉文怕他是疲乏了，便扯着劉老滿快活地說：“你看東方現了魚肚白，天快亮了，今晚又救出來了。”劉老滿心不在焉——動也沒有動，許老三却很快地轉轉頭望着東方，心裏一亮，興奮地說：“只要救了堤，扮了禾，那我們秋後就好轉——。”但當他猛地想

到不合脾味的劉老滿在這裏時，便把“社”字嚥回去了。劉老滿這時却慢悠悠地回轉頭來，打着且腔道：“你們轉社，那我來送恭喜囉！”這時，劉文脚步猛的一停，像發現了什麼似的，撞了劉老滿一下，厲聲地說：“你們聽囉！”三個人都停步傾聽着。

一股涼涼的流水聲，從前面刺耳地傳來，不好，一定是穿土眼了，三人便立刻趕到水響的地方。劉文把馬燈交給許老三，蹲在小水洞邊，用手捧着剛從洞裏流出的水，看了又看，眼睛眨也不眨，臉上肉繃得緊緊的。許老三、劉老滿連忙擠過來，性急地問：“是清水，還是混水？”劉文沒有做聲，手裏捧着水，猷得像一尊右菩薩。他兩人一看，不但是混水，而且還夾着豌豆大一粒粒的碎泥它，跟着驚叫了一聲怔住了。劉文突然站起身，把手裏的水一倒，像命令一樣對許老三說：“快！快！敲鼓敲鼓！”

許老三把鼓往地下一甩，通通通……連環鼓猛打猛擂起來。不多時，揸條子的、揸草的、拿絮被的，從四面八方湧來了。

忽然，靠堤邊一股急水往上一翻，翻起七八寸高，隨着水一落，便是一個大漩渦，土眼裏的水立刻穿過了堤，飛濺了一尺多高，白花花的水往裏湧。

“千里金堤，潰於一穴”，這時，劉文連脫衣也來不及，對着翻騰的江水和驚險的土眼撲身跳了下去，用身子擋住了土眼，土眼裏的水頓時小了。接着下水的有七八個，其中就有許老三。劉老滿猶豫了一下，也就下去了。

土眼側邊的泥巴在分崩，土眼裏的水也越來越大，不知是誰遞過去一張絮被，劉文扭轉身來急忙接過，用脚往土眼裏一蹀，絮被便捲進去了，第二張第三張跟着蹀，也都不見了。好幾捆稻草也像塞進了無底洞，水還是往裏湧得很兇。



劉文跳下翻騰的江水中，用身子擋住土眼，接着下水的有七八個。

（陳白一畫）

“拿絮被來!”

“拿草來!”

“沒有草啦?”

“拆屋頂!”

“這裏打抱圍要來人呀!”

“來啦!”

人們在往來地奔跑着，叫喊着。突然，一大塊堤泥巴又被水撕進了土眼，岸上人一閃，好像整個的堤，都要在這眼睛一眨的工夫，隨水撕開，好像水會馬上倒油一樣地衝進來，岸上有幾個胆小的後退了幾步，但又被後面衝過來的人羣阻住了，擠回到原來站腳的地方。

這時下水的更不敢怠慢。“絮被要攤開，莫捲起，把它罩住土眼就好了!”有人這樣喊着。

劉文死死地抓住絮被邊，緊張地說：“我這邊死水了，許老三，你那邊呢?”

“好!”

“我這邊絮被小了，罩不住，水往裏頭吸!”

“再貼一張!”

“……”

“好險!”劉老滿心裏沖上沖下，嘴巴皮子嚇得烏黑的，他用力抓住絮被邊，水像在和他對扯一樣。他從沒想到水有這大的力，他想：這回堤十有九會倒，一潰口就莫想活命，不如上岸挑泥巴去，就是潰了口也跑得贏，水來了也能回家檢東西。他想到這裏，於是用一大塊泥巴搭住絮被邊，手一鬆，自己便蹣手蹣腳地爬上了岸。

劉文見有人上岸，一股怒氣，猛然從胸窩裏湧上來，正要發脾氣，忽然覺得絮被走動了，他喊了聲不好，絮被就從劉老滿鬆手的那一邊捲進了土眼，他的下半截身子也被吸了進去。水像一隻兇猛的野物，以無窮的力氣，抓住了劉文的身子。劉文是四天四晚都沒睡了，累的筋疲力盡，腳一軟，身子就不由自主了；手在水裏撲打着，很快地就淹沒了頸根、頭，只剩下一塊黑頭髮。這時，劉老滿回頭一看，臉色嚇的更烏了，心驚胆戰地縮回頭來，趁着人們還沒有注意，低着頭拼命地往人窩子裏鑽，一邊假裝腿扯了筋，連聲“哎唷”，一邊也參加到拉救劉文的人羣裏去了。

當劉文被吸進土眼的時候，站在河邊的許老三嚇得圍心都奔到心口裏來了，一面死死地抱住劉文，一面喊救人，堤上的人也都嚇得驚叫了起來。

“許老三，鬆不得手呀！”

“趕快救人！”

隨着就有許多雙手來扯，堤上又遞過來一根大索，劉文死命奔活命地抓住了索，才拔出了土眼。緊接着是人們在緊張中的一片歡呼聲。這時，岸上早又跳下了好幾個人，原來劉文站腳的地方又有人站住了，上十張絮被包着泥巴，也跟着塞進去，水勢才穩住了。這時，劉文却又擠到土眼邊來了，大家要劉文上去休息，可是他怎麼也不肯去，人家拉上他一步，他又退下去一步，拉上他一次，他又下去一次，大家拗他不過，也只有由他去了。有人提議說：“咯土眼外邊，要打一個大抱圍，倒下的泥巴才不會被水沖走。”大家齊說有理，只是在水上打樁沒個落脚處，許老三往前面堤灣一指：“那裏有一個烏江子，把它撐過來。”那烏江子老闆聽說人家要來撐他的船，便抽篙想走，幾個人去交涉，橫也不肯，豎

也不肯，劉文掙扎着從水裏洩過去，沉住氣說：“老鄉，借用一下子！”

“你們要搞我的船，船翻了你們負得責起不？”

“負得起！”劉文作古正經地說。

“負得起也不行！”

劉文想過後再跟他賠小心去，現在萬不能延挨一分一秒了，便把眉毛一豎說：“你倒底肯不肯？倒了堤你負得責起？”岸上的人也跟了起哄：“不肯？哪有見險不救的道理？把他送到鄉裏去！”那船老闆才無可奈何地把船撐到土眼邊，幾個年輕小伙子便跳在船上撐的撐篙，打的打樁，貼的貼晒簞，繫的繫繩子，眼睛一眨的工夫，抱團搞好了，一担一担的泥巴在抱團裏堆了起來，水勢也就逐漸地細下來了。羣衆的勁頭也更大了，“加油呀”“崩勁呀”一片戰鬥的呼聲，蓋住了湘江的吼聲，水勢在人們一陣又一陣的喊聲裏，慢慢地削弱下去。

水勢小了，劉文心裏更加緊張，他只怕大堤再出現像剛才那個兇勢，於是總想一口氣就死水。挑泥巴的本來在拚命飛跑，他還向他們大聲地喊：“挑土的同志們！不要命地挑幾担看！”他又催着打樁的人加勁再加勁。

這時，大家都在拚命地搏鬥着，挑土的腳趾甲都踢脫了，打樁的飛舞着石響子，搬土的用手代替鎗箕……沒有絮被了，就拿棉襖；沒有稻草了，就拆屋頂；一霎時，水死住了，堤圍外築成了一堵像鋼板一樣的牆。

土眼制住了，湘江水仍像發狂一樣地嘶叫着，盆子大一個個的漩渦，却順着堤岸乖乖地流走。

水裏的人都上來了，劉文還不放心，他這裏摸摸，那裏踩踩，

又看看打的抱團椿紮實不紮實，又看看塞的泥光不光，直到他完全放心後，才爬上岸，當他看到堤裏還是一片青時，他快活得說不出話來。

天亮了，剛出山的紅通通的太陽，照着青綠的禾苗，波浪一樣的禾綫子，迎風起伏着，比平時顯得更壯實，更可愛。人們見到自己的田地沒有被洪水吃掉，笑意飛上了臉，大家說着笑着，向劉文站着的地方湧過來。

七 級 風

朱 力 士

天剛黑，雨點又開始洒下來。

區公所裏冷冷清清的，幹部們一早就下到垵子裏去了，只聽得區委書記宋云剛在辦公室裏接電話，是縣委來的緊急電話。他對着送話器大聲喊着：“什麼？說清楚些，嚶，今晚有七級風，還有雨，……氣象台的報告。”

他放下耳機，眉頭皺着，右手緩緩地從電話機上縮回來，不安的神情使得他困倦的臉更顯得瘦削了。

在這個濱湖的區裏，有着五個垵鄉，接連落了半個多月的大雨，澧水陡漲，垵子裏漬水六尺多深。農民總是熱愛着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，總是眷戀着自己的家。不管漬水多深，他們不願意離開。三番五次動員他們，幫助他們離開四面漬水的房子，但有些人還是偷偷坐船或划着自己紮成的木筏回來，坐在板樓上，守

着一時搬不動的笨重傢具和其他的東西。宋云剛想着：“今晚有七級風，怎麼辦？一定要再說服他們，幫助他們轉移到安全地區去！”

解放前，宋云剛是個單身僱農。一九四九年參加工作，同年入團，一九五一年就成了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，新近被提拔為區委書記。他剛從正在防汛的一段險堤上趕十五里泥路回區的，已經兩夜沒有睡了，吃的也不買貼，飢餓和疲勞像是一塊拖在他兩腿上的千斤石，隨時都可以將他拖倒下來，他多麼需要一頓熱飯和十分鐘的睡眠啊。然而却有一種黨性的高度責任感，和他純樸的良心，使他頭強地支持下去。他總是精神抖擻，信心百倍地到處奔忙。

當他回區來艱難地走在土堤的泥漿路上時，看見垓子裏的清水漂着枯木、葉片，那一片耨過三遍草的棉地不見了，低處的房屋被水封了門。他心裏感到隱隱作痛。他一邊走一邊想到那些仍然留在屋子裏、坐在板樓上的人們，以及日以繼夜堅持防汛鬥爭的人們。他想到路過邢家河時，防汛隊裏的一個年輕的新黨員，爲了堵塞堤身的漏洞，脫光身子下水泡了半小時；他眼前彷彿又浮現出一個結實的愛笑的黑漢子，站在齊胸的河水中冷得發抖，還大聲鼓動大家去釘木樁。他想，這些人經歷過多少災難啊！解放以後，自然災害再不能帶給他們長時期的痛苦了，他們能夠在黨的領導下鎮定地頑強地從災難中站起來的，他們能夠讓田地上重新長出綠苗來的。

“七級風，怎麼辦？幹部都還沒回來。”他的眼神焦灼地停留在電話機上。片刻，他猛地抓起手電筒，揹起雨傘和盒子槍，將褲腳捲齊大腿就朝外走。

剛出門，迎面碰上從各鄉回來的幾個幹部，宋云剛心中一喜，他想：“有辦法了。”當他和同志們打過招呼後，又急促地打量了他們一下：一個個都像是剛從水中爬上來的，有的遍身淋濕，有的渾腳沾滿泥漿，有的腳掌被刺破流着血。

青年團員小劉一面揩抹臉上的污泥，一面向宋云剛講：“真急人，水越漬越深了。”宋云剛來不及回答他，馬上向同志們說明了縣委的緊急電話的內容，要他們馬上分頭坐小船到埭子裏去，動員羣衆紮繃，將可以帶走的東西儘可能再帶一批放在繃上，並且要特別注意護送老弱上堤避風，以防意外。他說：“大家都餓了，困了，再辛苦一陣吧。”他的聲音充滿無限的信任和誠摯。幹部們連區公所的大門都沒進，在舖子裏買了幾條菜瓜充飢解渴，又分頭下埭子去了，天已黑透，只見手電筒的強烈的白光四射着。

宋云剛心頭浮上一種親切和喜悅的感情，他叫住小劉說：“你等一等，我跟你一道去。”

天黑沉沉的，一隻小船在埭子裏的水面上划行着，兩支手電筒的白光像蝸牛的一對觸角，探索着前進的道路，船上坐着區委書記、小劉和撐船的人。已是夜間九點多了，撐船的人憑着記憶，從屋宇、竹籬和樹木中找尋道路，風挾着小雨胡亂地飄，雨傘也擋不住，船上的人都淋濕了，開始感到侵人的寒意。小劉耐不住沉寂，他想起區委書記的家也在這個埭子裏，家中有老娘和新婚的妻子，不知道怎麼樣了，他問道：

“宋區委，你家裏怎樣了？東西送上堤了嗎？”

“還不知道呢。”

“你的老人家呢？還有……”

“不知道怎麼樣了，小劉，我家靠堤腳住，不要緊。”宋云剛望着遠處。

小船穿村繞樹，朝電筒照的方向走，不多時，已灣在一棵傘樣的古樹下，古樹邊的幾間被水浸齊屋簷的瓦房，就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議場所，社長李興華也住在這裏。李興華是個植棉能手，現在他正蹲在板樓上守護社裏的公共財物，聽說他的六十歲的老娘也還留在這裏呢。當小船的“嘩呀”的槳聲越來越近時，李興華從屋頂的破洞裏探出頭來喊道：

“是哪個？半夜三更下埝子來。”

“是區公所的，你是李興華？”

“是的，宋區委！”黑夜裏看不清人，却聽得出熟悉的聲音。李興華着急起來：“宋區委，你們來幹什麼？水又大，天又冷。”

“來喊你們上堤去呀，今晚有大風，還有雨，繅紮好了沒？”

“紮好了，東西也安置好了。”

“那就上船來吧，快扶你娘上來。”

李興華在板樓上耽擱了好一陣，才小心翼翼地扶他老娘提着一口袋蠶豆摸索着上船來了。老大娘一上船，就抓着宋云剛的臂膀說：“好心，真是好心，老百姓越是遭難，你們越是關心得周到。”她挨近宋云剛坐下，和他共傘，她說：“瞧這天色，沒有什麼大風吧，政府連風雨也算得準麼？”宋云剛笑笑說：“算得準的。”

小船又走動了。在黑夜中，宋云剛和小劉一路喊着熟悉的村民們的名字，告訴他們情況，叮囑他們留神，動員老弱上堤，在漆黑如墨的水面上，傳播着親切的呼喚聲。

直到夜半一時，小船才攏岸。上堤時，起風了，開頭，古樹和



李老大娘一上船就抓住區委書記的臂膀，
說：“好心的，真是好心的……。”（鍾世畫）